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包公案－龍圖公案 第六十一則 獅兒巷

話說潮州潮水縣孝廉坊鐵邱村有一秀士，姓袁名文正，幼習儒業，妻張氏，美貌而賢，生個兒子已有三歲。袁秀才聽得東京將開南省，與妻子商議要去赴試。張氏道：「家中貧寒，兒子又小，君若去後，教妾靠著誰人？」袁秀才答道：「十年燈窗之苦，指望一舉成名。既賢妻在家無靠，不如收拾同行。」兩個路上曉行夜住，不一日到了東京城，投在王婆店中歇下。

過了一宿，次日，袁秀才梳洗飯罷，同妻子入城玩景，忽一聲喝道前來，夫妻二人急躲在一邊，看那馬上坐著一位貴侯，不是別人，乃是曹國舅二皇親。國舅馬上看見張氏美貌非常，便動了心，著軍牌請那秀才到府中說話。袁秀才聞得是國舅，哪裡敢推辭，便同妻子入得曹府來。國舅親自出迎，敘禮而坐，動問來歷。袁秀才告知赴試的事，國舅大喜，先令使女引張氏入後堂相待去了，卻令左右抬過齊整筵席，親觀袁秀才飲得酩酊大醉，密令左右扶向僻處用麻繩絞死，把那三歲孩兒亦打死了。可憐袁秀才滿腹經綸未展，已作南柯一夢。比及張氏出來要同丈夫轉店，國舅道：「袁秀才飲酒過醉，扶入房中睡去。」

張氏心慌，不肯出府，欲待丈夫醒來。挨近黃昏，國舅令使女說與她知：她丈夫已死，且勸她與我為夫人。使女通知其事，張氏號啕大哭，要尋死路。國舅見她不從，令監在深房內，命使女勸諭不提。且說包公到邊庭賞勞三軍，回朝復命已畢，即便回府。行過石橋邊，忽馬前起一陣狂風，旋繞不散。包公忖道：此必有冤枉事。便差手下王興、李吉隨此狂風跟去，看其下落。王、李二人領命，隨風前來。那陣風直從曹國舅高衙中落下。兩個公牌仰頭看時，四邊高牆，中間門上大書數字道：「有人看者，割去眼睛。用手指者，砍去一掌。」兩公牌一嚇，回稟包公。

包公怒道：「彼又不是皇上宮殿，敢如此亂道！」遂親自來看，果然是一座高院門，正不知是誰家貴宅。乃令軍牌問一老人。老人稟道：「是皇親曹國舅之府。」包公道：「便是皇親亦無此高大，彼只是一個國舅，起甚這樣府院！」老人歎了一聲氣道：「大人不問，小老哪裡敢說。他的權勢比當今皇上的還勝，有犯在他手裡的，便是鐵枷。人家婦女生得美貌，便拿去奸占，不從者便打死，不知害死幾多人命。近日府中因害得人多，白日裡出怪，國舅住不得，今闔府移往他處了。」包公聽了，遂賞老人而去。回衙即令王興、李吉近前，勾取馬前旋風鬼來證狀。二人出門，思量無計，到晚間乃於曹府門首高叫：「冤鬼到包爺衙去。」忽一陣風起，一冤魂手抱三歲孩兒，隨公牌來見包公。那冤魂披頭散髮，滿身是血，將赴試被曹府謀死，棄屍在後花園井中的事，從頭訴了一遍。包公又問：「既你妻在，何不令她來告狀？」文正道：「妻子被他帶去鄭州三個月，如何能夠得見相公？」包公道：「你且去，我與你准理。」說罷，依前化一陣風而去。

次日升廳，集公牌吩咐道：「昨夜冤魂說，曹府後花園井藏得有千兩黃金，有人肯下去取來，分其一半。」王、李二公差回稟願去。弔下井中，二人摸著一死屍，十分驚怕，回衙稟知包公。包公道：「我不信，就是屍身亦撈起來看。」二人復又弔下去，取得屍身起來，抬入開封府衙。包公令將屍放於東廊下，問牌軍曹國舅移居何處。牌軍答道：「今移在獅兒巷內。」

即令張千、李萬備了羊酒，前去作賀。包公到得曹府，大國舅在朝未回，其母郡太夫人大怒，怪著包公不當賀禮。包公被夫人所辱，正轉府，恰遇大國舅回來，見包公，下馬敘問良久，因知道來賀被夫人羞叱。大國舅賠小心道：「休怪。」二人相別。國舅到府煩惱，對郡太夫人道：「適間包大人遇見兒子道，來賀夫人，被夫人羞辱而去。今二弟做下逆理之事，倘被他知之，一命難保。」夫人笑道：「我女兒現為正宮皇后，怕他怎麼？」國舅道：「今皇上若有過犯，他且不怕，怕什麼皇后？不如寫書與二弟，叫將秀才之妻謀死，方絕後患。」夫人依言，遂寫書一封，差人送到鄭州。二國舅看罷也沒奈何，只得用酒灌醉張娘子，正待持刀入房要殺，看她容貌不忍下手，又出房來，遇見院子張公，道知前情。張公道：「國舅若殺之於此，則冤魂不散，又來作怪。我後花園有口古井，深不見底，莫若推於井中，豈不乾淨。」國舅大喜，遂賞張公花銀十兩，令他縛了張氏，抬到園來。那張公有心要救張娘子，只得她醒來。

不一時張氏醒來，哭告其情。張公亦哀憐之，密開了後門，將十兩花銀與張娘子做路費，教他直上東京包大人哪裡去告狀。

張氏拜謝出門。她是個閨中婦女，獨自如何得到東京？悲哀怨氣感動了太白金星，化作一個老翁，直引她到東京，化陣清風而去。張氏驚疑，抬起頭望時，正是舊日王婆店門首，人去投宿。王婆認得，訴出前情，王婆亦為之下淚。乃道：「今日五更，包大人去行香，待他回來，可截馬頭告狀。」張氏請人寫了狀子完備，走出街來，正遇見一官到，去攔住馬頭叫屈。哪知這一位官不是包大人，卻是大國舅，見了狀子大驚，就問她一個衝馬頭的罪，登時用棍將張氏打昏了，搜檢身上有銀十兩，亦奪得去，將屍身丟在僻巷裡。王婆聽得消息忙來看時，氣尚未絕，連忙抱回店中救醒。過二三日，探聽包大人在門首過，張氏跪截馬頭叫屈。包公接狀，便令公差領張氏入府中去廊下認屍，果是其夫。又拘店主人王婆來問，審勘明白，今張氏入後堂，發放王婆回店。包公思忖：先捉大國舅再作理會，即詐病不起。

上聞公病，與群臣議往視之。曹國舅啟奏：「待微臣先往，陛下再去未遲。」上允奏。次日報入包府中，包公吩咐齊備，適國舅到府前下轎，包公出府迎入後堂坐定，敘慰良久，便令抬酒來，飲至半酣，包公起身道：「國舅，下官前日接一紙狀，有人告說丈夫、兒子被人打死，妻室被人謀了，後其妻子逃至東京，又被仇家打死，幸得王婆救醒，復在我手裡又告，已准她的狀子，正待請國舅商議，不知那官人姓什麼名誰？」國舅聽罷，毛髮悚然。張氏從屏風後走出，哭指道：「打死妾身正是此人。」國舅喝道：「無故賴人，該當何罪？」包公大怒，令軍牌捉下，去了衣冠，用長枷監於牢中。包公恐走漏消息，閉上了門，將隨帶之人盡行拿下。思忖捉二國舅之計，遂寫下假家書一封，已搜出大國舅身上圖書，用硃印訖，差人星夜到鄭州，道知郡太夫人病重，急速回來。二國舅見書認得兄長圖書，即忙轉回東京，未到府遇見包公，請入府中敘話。酒飲三杯，國舅起身道：「家兄有書來，說道郡太病重，尚容另日領教。」忽廳後走出張氏，跪下哭訴前情。國舅一見張氏，面如土色。包公便令捉下，枷入牢中。

從人報知太夫人，夫人大驚，急來見曹娘娘說知其事。曹皇后奏知仁宗，仁宗亦不准理。皇后心慌，私出宮門來到開封府與二國舅說方便。包公道：「國舅已犯大罪，娘娘私出宮門，明日為臣見聖上奏知。」皇后無語，只得復回宮中。次日，郡太夫人奏於仁宗，仁宗無奈，遣眾大臣到開封府勸和。包公預知其來，吩咐軍牌出示：彼各自有衙門，今日但入府者便與國舅同罪。眾大臣聞知，哪個敢入府來？上知包公決不容情，怎奈郡太夫人在金殿哀奏，皇上只得御駕親到開封府。包公近前接駕，將玉帶連咬三口奏道：「今又非祭天地勸農之日，聖上胡亂出朝，主天下有三年大旱。」仁宗道：「朕此來端為二皇親之故，萬事看朕分上恕了他罷！」包公道：「既陛下要救二皇親，一道赦文足矣，何勞御駕親臨？今二國舅罪惡貫盈，若不依臣啟奏判理，情願納還官誥歸農。」仁宗回駕。包公令牢中押出二國舅赴法場處決。郡太夫人得知，復入朝哀懇聖上降赦書救二國舅。皇上允奏，即頒赦文，遣使臣到法場。包公跪聽宣讀，只赦東京罪人及二皇親。包公道：「都是皇上百姓犯罪，偏不赦天下，卻只赦東京！先把二國舅斬訖，大國舅等待午時開刀。」郡太夫人聽報斬了二國舅，忙來哭奏皇上。王丞相奏道：「陛下須通行頒赦天下，方可保大國舅。」皇上允奏，即草詔頒行天下，不論犯罪輕重，一齊赦宥。包公聞赦各處，乃當場開了大國舅長枷，放回府中，見了郡太夫人，相抱而哭。國舅道：「不肖辱沒父母，今在死中復生，想母親自有侍奉，為兒情願納還官誥，入山修行。」郡太夫人勸留不住。後來曹國舅得遇真人點化，入了仙班，此是後話不提。

卻說包公判明此段公案，令將袁文正屍首葬於南山之陽。

庫中給銀三十兩，賜與張氏，發回本鄉。是時遇赦之家無不稱頌包公仁德。包公此舉，殺一國舅而文正之冤得伸。赦一國舅而天下罪囚皆釋，真能以迅雷沛甘霖之澤者也。